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CSSCI) 来源集刊



上海社科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Journal of Ancient China Studies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第二十二辑

Vol.22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辑 / 上海社会科学院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编. — 上海 : 上海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2020

ISBN 978-7-5520-3051-8

I. ①传… II. ①上… III. ①中华文化—文集 IV.
①K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033862 号

传统中国研究集刊 第二十二辑

上海社会科学院《传统中国研究集刊》编辑委员会 编

责任编辑: 章斯睿 赵秋蕙

封面设计: 黄婧昉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信老印刷厂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52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5 月第 1 版 202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3051-8/K·557

定价: 8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专稿

族谱学对江南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以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为例 詹海云/001

经子研究

今本《尚书·说命》非伪书新证 庞光华/014

朱子礼学的清代流响

——孙希旦《礼记集解》征引朱子考论 曾 军/065

金儒李纯甫四书学析论

——以《鸣道集说》为中心 全广秀/076

史学研究

“中国最大之爱国诗人”与松江文人

——江南文化史不可忽视的一叶 陈福康/089

佛教譬喻的分类及其对中国文学史中譬喻修辞的影响 蔡 丰 罗积勇/105

沈荃简谱 胡春丽/118

文献考证

类书部汇考 陈梦雷 编 司马朝军 李帅 整理/162

西溪精舍文史札记三则	徐永明/219
黄易致魏成宪《得麟之喜》札简释	许隽超 吕亚南/226
李慈铭致陈豪书(二)	邓富华 张桂丽/232
章太炎《春秋左传读》成书时间考	朱兆虎/243
上古版《经传释词》举正	王朋飞/246
《全宋文》补遗九则	王建勇/253

名家学述

孙钦善先生学行述略	漆永祥/265
-----------------	---------

族谱学对江南文化史研究的意义

——以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为例

□詹海云

摘要:族谱学是中国宗族中最重要的文献,故凡是修年谱、家谱、宗谱、族谱的家人莫不怀着不坠先人之绪的战战兢兢心情谨慎搜集文献。此类著作都经历长期不断的修正、补充,它除了永怀家风、垂范后世子孙的家庭教育作用外,也为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风俗史等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原始素材。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是对其家族由北方南迁及在江南繁衍发展的探讨,其中牵涉了江南诗社、画社、心学、家学、遗民、隐逸、君王、外戚、大臣的史料,不仅是移民史、方志史,也是江南文化史的重要史料。

关键词:族谱学;江南文化史;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

作者简介:詹海云,文学博士,西南交通大学哲学系特聘教授。

一、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的重要性

正史、稗史、笔记、文集、方志、类书、政书等都是学术上重要的文献资料。正史虽有专传、别传、合传、史表、艺文志,以补人物或人物与事迹记载的不足,但吉光片羽仍不能展现历史的全貌。有些资料无法深入探讨,更遑论要研究人物与事迹在当时的交互关系和影响。此时,族谱学的研究就有很高且丰富的学术价值。

由于族谱是中国宗族中最重要的文献,故凡是修年谱、家谱、宗谱、族谱的家人莫不怀着不坠先人之绪的战战兢兢心情谨慎搜集文献;另外此类著作都经历长期不断的修正、补充,所以它除了永怀家风、垂范后世子孙的家庭教育作用外,也为学术史、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风俗史等提供了许多丰富的原始素材。

全祖望《重修全氏族谱》是对其家族由北方南迁及在江南繁衍发展的探讨,其中牵涉了江南诗社、画社、心学、家学、遗民、隐逸、君王、外戚、大臣的史料,不仅是移民史、方志

史,也是江南史的重要史料。《全氏族谱》始修于元代,初为28卷。明嘉靖年间18世孙全元立续修,明万历年间20代孙全天叙三修,清世祖雍正间23代孙全书(吟园)四修,清高宗乾隆间24代孙全祖望五修(见民国二十四年《浙江省鄞县通志·舆地志·氏族表二》,第二册P.753,台北成文出版社版),历时500年5位家族名人的反复订正续补,使得《重修全氏族谱》的文献价值日益增高。它不仅说明全祖望学术及人品的渊源,更可以补充从南宋陆九渊到明代黄南山心学的空白,解释全祖望不喜邵廷采学问的原因并展现浙江四明文风、节义和南宋末年的政治发展。

二、全祖望概述全氏家族风范

全祖望对自己的家族有很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他一生的学术研究重点、著作方向及性情襟抱都可找出其先人的影子。全祖望曾说:

府君(全权,迁桓溪之始祖)而降,旧德绵绵。咸淳八征士之高风,义田六宗老之笃行,本然、本心之理学,修斋墨梅渔隐之雅韵,侍郎之直声,官詹之清襟,非堂父子之奇节,先赠公之孤标,此门户之所凭也。宗人其果能守之而不坠耶?^①

全祖望称颂先人的“高风、笃行、理学、雅韵、直声、清襟、奇节、孤标”,认为此是“门户(按:此处指“家族”)之所凭”,要求“宗人守之而不坠”。但是这些先人,除全元立、全天叙于正史(《明史》)略提其名外,所有全氏之事迹都是付之阙如。全祖望在其诗文中,屡屡对此表示遗憾,他说:

(南宋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均为东浦全氏)呜呼!当其盛时,不肯援洽阳渭谿之宠,以博一官。及其亡也,戚戚于残山剩水,是非百世之师耶?而况敦本睦族之行又如斯,然而考之志乘,楼、余以下诸家,皆得纪录,而吾家缺焉。则以府君世德,不言而躬行,既未尝为文以发之,岁久而易湮也。^②

此处所谓“敦本睦族之行”“不言而躬行”说明全氏家族身为南宋皇亲国舅却不擅权、

^① 《鲒埼亭集外编》二十一卷,九四〇页,《宝积庵记》。

^② 《鲒埼亭集外编》二十一卷,九三八页,《桓溪全氏义田记》。

不肯受封,实足为“百世之师”的另一门风。但是历史对于在鄞县居住已超过 800 年之全氏,出现那么多的节概、孝友、义行、文学、书法、绘画、理学、仕绩、隐逸、遗民、忠烈、闺风的可歌可泣事迹的世家望族,却没有予以相当的正视。然而他们的言行,不仅关乎甬上(宁波)的文献,且对浙东学术与宋元明理学的发展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存在。所以,全祖望在《鮑埼亭集》内外编中写了 57 篇,在《句余土音》中又写了 10 首《吾家古迹》,一方面追思先德,作为自己为学做人的指南;另一方面保存家族文献,也就是为甬上保存重要地方文献。因此,探讨全祖望的家族史,不仅对研究全祖望思想有必要性,而且也可添补自魏晋以来浙东宁波史与江南文化史的空白,更可纠正许多对全氏家族以讹传讹的错误。

三、全祖望论江左全氏与河北全氏

全氏世系,从董秉纯(全祖望学生)所编《全谢山世谱》及全祖望的《桓溪全氏祠堂碑文》《东浦全氏祠堂碑文》《重修桓溪全氏宗谱序》《答族人祭始祖以下书》《辨吾家启东墓志世系与厉樊榭》知全氏一族可分为江左全氏、河北全氏及桓溪全氏、东浦全氏。至于吴下全氏则系伪托。寓杭全氏(全整一系)及翁洲全氏(全谦孙一系)则是桓溪全氏之别支。湖上全氏则是在全天叙时由桓溪迁至湖上。大抵而言,全氏家族是有鄞县城内、城外之分。故以下论述则仅就江左全氏、河北全氏及桓溪全氏、东浦全氏立论。而为配合全祖望自述族谱的重点,将江左全氏与河北全氏合并说明。

全氏最早的祖先,有人认为全氏出于隗氏,或全氏本姓王,或先有全氏之名,其后改姓泉,或出于殷王高宗之后。全祖望说,以上皆非。他说: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后,以官为氏,其后以同音通于全,据《国语》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满五氏,然全氏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为王,汉元后之族属,以避新都之乱易姓,如辅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后为全。”先公考正世谱,谓二说皆无据。^①

^① 《鮑埼亭集外编》十四卷,八四八页,《桓溪全氏祠堂碑文》。按:据民国二十四年《浙江省鄞县通志·輿地志,氏族表二》:“《桓溪全氏宗谱》二十八卷,肇自元代。明嘉靖间十八世孙元立修,万历年二十世孙天叙修,清雍正间二十三世孙吟园修,乾隆间二十四世孙祖望修。”(第二册,七五三页,台北成文出版社版)此处先公指全书,著有《重修桓溪全氏族谱》。至于全氏改为泉,全祖望说:“《旧谱》指《北史》诸泉为临湘(全恽)之后,谓其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同上)

接着又说：

全氏之著名于旧史者，自东汉桂阳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马钱唐侯琮，以勋伐起，孙吴尚主，于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马兄子卫将军永平侯尚，以王舅。诸子镇北将军都亭侯绪，以东关破魏功。临湘侯恂，以袭父业。都乡侯昊，以国甥。其余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祎、如仪、如纪、如熙，皆以侍郎、都尉、典兵宿卫，既而孙琳擅政（公元二五八年，丞相孙琳杀会稽王孙亮，立琅琊王孙休为景帝），寿春失援，临湘与诸弟诸子入魏。永平（北魏宣武帝）诛权臣不克，遇祸。全氏始衰。至刘宋而光禄大夫孝宁侯景文继之，至陈而水部郎缓继之。孝宁以前多用功业起家，水部始以经术为《易》《诗》宗。……临湘之入魏也，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后高齐有黄门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节度使中书令师朗，王蜀（即前蜀）之勋臣也。又有金州防御使师郁，仕孟氏（即后蜀），世为商洛豪宗。^①

由“孝宁（全景文）以前多以功业起家，水部（全缓）始以经术《易》《诗》为宗”，则经世功业与研治经学乃全氏家族之传统。

其后，“入宋而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复盛。盖自吾始祖侍御府君（全权）上溯之至桂阳（全柔），其世二十有七。……府君之父中书令大贤，吴越时掌国政，至是尚存”。^②

自全柔到全权共二十七世，其中世系间断未能尽知，虽然如此，以江左全氏、河北全氏之事迹言，仍然是有资格称为江南甬上望族。

四、桓溪全氏对全祖望的影响

全祖望是属于桓溪全氏南宅的一支。^③全氏由钱塘迁居桓溪的始祖是全权，以下的世系则如下表：

①② 《鲒埼亭集外编》十四卷，八四八页，《桓溪全氏祠堂碑文》。

③ 《鲒埼亭集外编》十四卷，《桓溪全氏祠堂碑文》。

表 1 全祖望桓溪全氏家族谱系
桓溪全氏地理变迁(会稽—桓溪—湖上)

代数	迁移始祖	1	2	3	4	5	6
	*全大贤--	*全权	*全鼎	○	○	○	全【王巨】
							*全礼
		全兴【东浦全氏】	全祖				
7	8	9	10	11	12	13	14
*全宗显	*全得信	*全昌世	*明五府君	*己一府君	*惟一府君	*南十二府君	*全旻
15	16	17	18				
*全乾	*全伦	*全文瑜	*全政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全少愚(宗人公)						
	全少成						
	全少怀						
*全元立	*全少微(和州公)	*全天授(应山公)	*全大和				
			全大科	*全吾骐	*全书--	全祖谦	
			全大程		全馥	*全祖望--	女
		全天叙(官詹公)--	全大训(舍人)--	全美楠			*昭德
				全美樟			
			全大震(非堂先生)--	全美闲			
				全宗然			
		全天骏(思若)					
	宗正公	全天麟(泰徵)					

在上述的全氏先人中,全祖望引以为豪的事迹有:

(一) 藏书与抄书

全氏藏书较著名的有:全元立的阿育山房藏本、全少微的春云轩藏书、全天叙的平淡斋藏书及全吾骐、全书、全祖望积三代研田之力而复得拥五万卷的双韭山房藏书。

一般藏书家都是购书而鲜少以抄书为藏书家的。全氏家族藏书则多靠抄书而来,这是十分特别的现象。全祖望曾如此述说他家藏书历史。他说:

予家自先侍郎公(全元立)藏书,大半钞之城西丰氏。其直永陵讲筵,赐书亦多,所称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先官詹公(全天叙)平淡斋亦多书,……和州(全少微)春云轩之书,一传为先应山公(全天授),再传为先曾王父兄弟(全大和、大科、大程),日积月累,几复阿育王山房之旧。而国难作,尽室避之,山中藏书多,难挈以行,

留贮里第，则为营将所踞。方突入时，见有巨库，以为货也。发视，则皆古书，大怒，付之一炬。于是予家遂无书。难定，先赠公（全吾骥）授徒山中，稍稍以束修之入购书。其力未能购者，或手钞之。先君（全书）偕仲父（全馥）之少也，先赠公即以钞书作字课，已而予能举楮墨，先君亦课以钞书。尝谓予曰：“凡钞书者，必不能以书名。吾家自侍郎公以来，无不能书。……”吾乡诸世家，遭丧乱后，书签无不散亡，只范氏天一阁幸得无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复拥五万卷之储胥，其亦幸矣。^①

正因为家贫无力购书，遂以抄书作为藏书的主要来源。因此，虽逢兵厄，书籍散亡却能很快又抄聚成书，这在藏书楼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也启示吾人抄书也能成为藏书家。

因为抄书，所以全氏“无不能书”，全氏家族出现了不少书法名家（如：全天麟以汉隶名，全大震以草书名，全天骏以行书名），也注意碑帖的鉴定与摹写（全祖望有《天一阁碑目记》及数十篇论碑的文章）。其中《天一阁碑目记》特别提及天一阁中所收藏之碑，明时无人过问，清初黄宗羲、徐乾学、万斯同、冯南耕虽来天一阁抄书，但皆不及碑。因此，他的《天一阁碑目记》是有关天一阁藏碑的第一部书。^②

另一方面，抄书较购书而言是十分辛苦的事，自然要有所抉择。全祖望在《抄永乐大典记》中说：

流传于世者，概置之，即近世所无而不关大义者，亦不录。但钞其所欲见而不可得者，而别其例之大者为五。其一为经。诸解经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审权之《易》，卫湜、王与之之二礼。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为和齐而斟酌，则诸经皆可成也。其一为史。自唐以后六史，篇目虽多，文献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记，皆足以资放索。其一为志乘。宋元图经旧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叶以后所编，则皆未见古人之书而妄为之，今求之《大典》，厘然具在。其一为氏族。世家系表而后，莫若夹漈《通略》，然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书之该备也。其一为艺文。东莱《文鉴》，不及南渡遗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余偏端细目，信手荟萃，或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可以正后世之伪书。则信乎取精多而用物宏，不可谓非宇宙间之鸿宝也。^③

① 《鮑琦亭集外编》十七卷，八八六页，《双韭山房藏书记》。

② 《鮑琦亭集外编》十七卷，八八八页。

③ 《鮑琦亭集外编》十七卷，八八九页。

由此可知祖望抄书的取舍原则有三：1. 流传于世之书不抄；2. 无关大义者不抄；3. 事关经、史、志乘、氏族、艺文之书，可以补人间之缺本或正后世之伪书者则在抄录之列。他希望能在“取精”之下，多抄录有用之书，以达到书籍“用物宏”的效果。

全祖望的博学和其学术成就是与其“取精多用物宏”的抄书训练十分相关的。从父亲的督促抄书与藏书楼以全元立的别业“双韭山房”命名，可见以抄书为字课兼具藏书功能的全氏家风对全祖望的深远影响。

（二）直道而行，名节自励

在全祖望的先人中，全元立是最被称颂的先祖。他的主要事迹有三：1. 反抗严嵩迫害忠良；2. 不肯为明世宗撰青词；3. 与万鹿园（表）谦让牌坊。关于反抗严嵩一事，蒋学镛《甬上先贤传》说：

全元立字汝德，登嘉靖十四年进士，授检讨，寻充经筵讲官，册封鲁藩。前此册使俱有馈遗，公独却不受。王重之。手题九山图相赠曰：“此无玷太史装也。”大学士严嵩方当轴，倾首辅夏言及杨、沈诸人相继赴西市，举朝冤之，而莫敢言。公愤然曰：“使吾职台谏，当以言争。职廷尉，当以法争。吾职史，独董狐笔在耳。”作《告天文》，极陈诸君子冤状，词义慷慨，嵩闻而忌之。^①

这种“不畏权相，直道而行”的态度正是全元立一生的写照。在全元立奏劾严嵩之后，明世宗诏令全元立撰写青词以祀天。这件差事，原是帝王拔擢大臣之恩惠，没想到全元立竟婉辞。全祖望述说此事之经过，并称颂其难能可贵的节操。

先侍郎（全元立）事永陵（明世宗），风节卓绝，适有诏入直西内草玄。侍郎以为不可，乃逊词以母老，愿南迁侍养。时同里袁文荣公（炜）应徙南院，闻侍郎之有此请也，亟祈要人，愿得入直。侍郎即代之南，而文荣从此驯致大位。予考当时翰詹诸臣，鲜有不以青词进者，但得入直，官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则左迁也。桂洲（夏言）以待西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为分宜（严嵩）所挤。新郑（高拱）属华亭（徐阶）求撰文，不得，既登揆席，因修怨焉。荐绅先生，几莫能自重者。其时有阳明讲学高第，尚不能辞此席，特稍于其中寓讽谏，而时论已难之。南充陈文端公以却桂洲代草青词之举，见重一时。则先侍郎之甘心于远出，而皜然不滓，足与日月争光

^① 《句余土音补注》三卷《魏笏亭》注。

也已。荆石作墓志，略叙其事，而《明史》失之。^①

“皇帝诏曰”的压力是大于宰相严嵩的排挤。更何况朝中诸臣、荐绅先生、阳明高弟都未能免俗应付，由此更见出全元立的“永不妥协”，是“足与日月争光”。

第三件事是紧接而来辞官归里与万表谦让牌坊。全祖望说：

前明都督同知鹿园万公，以大将有功于倭乱，而为理学名臣。其论漕事，尤切中治道。盖古今儒将中第一流也。都督第在城中新街，实与先侍郎（全元立）居毗连。鸣珂之里，文武鼎盛，而以讲学尤相睦。都督已登五府，养痾杭之西溪。先侍郎亦官至院长。时有部使者，为都督树坊于街之两偏。其西曰都督衡，其东曰锦衣里，成有日矣。适有自京师至者，语都督曰：“全学士以不肯撰青词，改南院矣。南院一席，本应慈水袁学士往，袁自请留撰文，而全代之南。”都督瞿然起，曰：“有是哉，学士之大节如此耶！”乃言于部使者，愿以东坊让之全氏。部使者以书来告，先侍郎曰：“此当道为万公旌功也。鹤巢而鸠居，吾弗敢也。”亟为书以让都督，而都督曰：“吾已言之矣。”是亦粉榆之佳话也。先侍郎终固辞不敢受，而都督亦遂并虚其西。坊不果上。至今此两坊者，有双阙巍然而无横石，不知者或以为岁久而圯也。先侍郎《阿育王山房集》，今已阙佚，然尚有与都督论学书，及和其淮上诸诗。因思吾乡前辈荐绅先生，能以学行相砥砺，即让坊一节，则都督乐善之虚怀，侍郎不苟之介志，皆可想见。陶公诗曰：“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斯之谓矣。^②

万表乐善（乐全元立不肯撰青词）之虚怀，全元立不苟（不苟且接受万氏之美意）之介志，遂成为粉榆佳话。唯有素心（心思纯朴）的人，才能言所当言，行所当行，依据不同情况选择适当的直道。这一点也是全祖望在仕隐之间及反不反清与品评人物高低时的衡量准则。

全祖望的族祖全美樟“独与兄弟讲求佐王之学，尤以名节自励，熟于史、三汉、南北朝、两唐纪传”。又劝张苍水折节改行，勿沉迷于呼卢狂聚之中。其后张苍水为督师，因感恩全美樟，乃以女妻美樟仲子。不久，苍水殉国。美樟临终书末命曰：“吾未得为苍水延一线，汝曹当世奉其祀。”^③全美樟讲王佐之学，又善于提拔人才，感化顽器，对朋友的关怀，不仅终身不改，且至死不忘。全祖望称赞他说：

^① 《鮑埼亭集外编》十五卷，八六〇页，《先侍郎笏铭》。

^② 《鮑埼亭集外编》二十一卷，九四四页，《崇让里记》。

^③ 《鮑埼亭集外编》八卷，七五七页，《穆翁全先生墓志》。

呜呼！太白(李白)之识汾阳(郭子仪)，其与先生之识督师，皆出于风尘物色之外。一则为中兴之元老，一则为穷岛之孤臣。成败不同，而其无愧为天地间伟人一也。^①

全祖望一生极重友情，又深受族母(即张苍水之女，全美樟之媳)影响，收集编纂张苍水诗文、年谱，留意佐王之学，不可谓未受全美樟之影响。

全美闲为全大震之子，亦以名节自持。书法、绘画均工，尤以画马闻名。其画马之蓝本实出赵孟頫(松雪)，以赵氏降元，故美闲羞提松雪，却说：“吾师者，宋遗民龚圣予(橙)父子……其实圣予之马世无传者，侍御特重其人而已。”^②

全祖望的曾祖父全大和，本生祖全大程及祖父全吾骐，于明亡之后，一族 24 人一日尽弃诸生籍，隐居于东岙，时人对此有很高的评价，高隐学说：

谢皋羽弃其子行遯，终身不相闻问。郑所南则无子，未若全氏之骈聚。^③

张其淦《明代千遗民诗咏》也说：

翳昔明社屋，四明多遗民。甬东聚忠义，鄞县尤彬彬。全氏弃诸生，一日廿四人。况在世禄家，子弟沐国恩。大理与太常，金玉是友昆。眺彼东钱湖，亦有鲈与莼。童岙最荒僻，万山莽荆榛。遂诛宋玉茅，且垫林宗巾。有子肯偕隐，北空真超群。兰陔洁佳膳，寝门问晨昏。皋羽弃其子，终身不相闻。所南无后嗣，未若全氏亲。沧桑既变幻，富贵如浮云。一门修汐社，吟罢同耕耘。孤山遯初子，千秋肃明禋。世代炳节义，宗佑多松筠。^④

全大和、全大程、全吾骐、全大震、全美闲、全美樟均与明末遗民往来频繁，而美闲更身殉明朝。全祖望从他的先人与遗民的身上，发现一种天地的正气，所以，表彰遗民，不使其泯灭，遂成为全祖望著作的主要特色。而全氏先祖的重视品性，看重节义，更深深影响全祖望对人的好恶。

① 《鮚埼亭集外编》八卷，七五七页，《穆翁全先生墓志》。

② 《鮚埼亭集外编》二十一卷，九四七页，《先侍御画马记》。

③ 《鮚埼亭集外编》八卷，七五六页，《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铭》。

④ 《鮚埼亭集外编》十卷，十页，北京中国书店线装书本。又见周骏富编辑《清人传记丛刊》，(台北明文书局版)

（三）淡泊自持，优游艺文

桓溪全氏在明朝，官位较高的有工部侍郎全元立、礼部侍郎全天叙。全元立弹劾严嵩，不撰青词，自甘归乡奉养双亲。全天叙纠举魏忠贤，返乡与友人结真率社，举林泉雅会，修桃花堤，以振兴鄞地文风。全吾骥绝意仕进，不肯妄交，为思旧馆八子之一。全大震、全天骥、全天麟、全美闲均擅书法艺术讲节概。全宗然亦不求闻达，且有志节。隐逸成为全氏家族之主流思想。全祖望为全大震作墓志铭说：

不屑大魁节更高，布衣何妨独千古。^①

对祖父全吾骥则说：

肥遯之节，固穷之操。其身则厄，其道则高。^②

全祖望宁愿做盛世逸民，也不愿违己交病。而且这种隐于野之心，是“君子遯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确乎其不可移也”。^③在全祖望的诗文集中也有许多题画诗与碑帖文，他并于宁波再举真率社，写成《句余土音》，于扬州主编《韩江雅集》，重视诗文的怡情功能，这都与桓溪全氏的家风有密切关系。

全书，全祖望的父亲，他与全祖望的舅舅蒋拭之都教祖望要博览经史，读有用之书，全书又重编《桓溪全氏宗谱》，要祖望善继其志。更增补《宋元甬上耆旧诗》十六卷，希望祖望能留心甬上耆旧文献，以后全祖望的一百二十卷本《续甬上耆旧诗》就是在此基础上的继承。此外，全大和、全吾骥、全书都有《水经注》的重校本，因此全祖望著名的《七校〈水经注〉》可以说是家学渊源下的产物。

五、东浦全氏与全祖望的互动情形

东浦全氏是从宋太宗时全权之弟全兴算起，由于全兴无子，全权遂以次子全祖过继。大抵而言，东浦全氏盛于南宋，至明稍衰。全祖望自号小泉翁，即因仰慕东浦全氏的全璧

① 《鮑琦亭集外编》八卷，七五五页，《非堂先生墓碣铭》。

② 《鮑琦亭集外编》八卷，七五六页，《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阙铭》。

③ 语出《周易·乾卦·文言传》。

之。颺孙、谦孙又以一顷益之。而鼎孙长子耆，……为踵益焉，共四顷，历三世而大备。迨元至正二十五年，……申县给牒，以杜他故。于族中会推贤者一人司之，曰义田局承奉。于是八宅之人，感府君之敦睦而无以溢之也，乃为呼之曰义田宗老。^①

在全祖望看来，东浦全氏的义田有四层含义：1. 它由祖孙三代六人合力完成，可说是孝友的典范；2. 义田的面积由1顷增至4顷，代表善心不竭；3. 义田向官府立案，不仅产权清楚，而且也有客观的监督者；4. 推选族中贤者一人，掌管义田，可以适时支持需要协助的族人。这样的义田制度，在重视“敦本睦族之行”的全祖望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创建。但正史不载，志乘不录，所以，全祖望要表彰它，而敦本睦族的义田正是儒家的理想落实在以血缘为关系的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义田宗老六公的笃行也是全氏家族的继世风范。

（二）全氏学统与陆杨心学

义田宗老六公中的全谦孙（字真志）、全晋孙（字本心），“皆学于陈侍郎和仲之门，为陆文安公（九渊）、杨文元公（简）私淑弟子。其再传为黄南山（润玉），明初大儒也”。^②而此一学脉，不载于原黄宗羲所编《宋元学案》及《明儒学案》，四明的方志亦略去。

在全祖望看来，此一事实，有三层意义：1. 全氏家族治陆学的学统，应自全鼎孙开始；2. 鄞县的陆学学脉，必须加此一段，才能将陈和仲与黄南山连接起来；3. 全谦孙、全晋孙研治陆学，从其字本然、本心与建置义田来看，他们是“儒苑中躬行君子”。唯有躬行本然之本心，才是真能继承陆学。以后全祖望治经、治史、治理学、治文学都是从“本心”出发，以笃行为主。他也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得陆九渊、杨简之精华而去其不当之流弊。所以，全祖望在增补《宋元学案》时，特别将全鼎孙、晋孙二人置于习庵（陈和仲）门人之中。

（三）不假权势，洁身自爱

在中国历史上，上层政治动乱的祸源，往往来自外戚。所以，王应麟对外戚的评价非常差。虽然王氏是全祖望心仪的学者，但全祖望从东浦全氏身上，见出不是所有外戚都是攀附权势，倾轧朝廷的。

依据《东浦全氏祠堂碑文》知：

（全兴）七传为太保唐公安民，八传为太傅越王份，九传为太师申王大中，太师徐公大节，特进大声。……申王子为太师和王昭孙，徐公子为少师周公纯夫，少师节使

^① 《鮑埼亭集外编》二十一卷，九三八页，《桓溪全氏义田记》。

^② 《宋元学案》七十四卷，《慈湖学案》。